

31

许西林看见援军一露头，马上一梭子打过去，随即机关枪又哒哒地响起来，这机枪在半夜里响起来震动极大，援军有的被击中，有的被吓倒，一下子退到东街的拐角处，再也不敢露头。

过了一会，大概是援军的头目在督战，又有几个兵露出头来，弓着腰，沿着墙角往上蹭。许西林见是少数兵力，吩咐节省机枪子弹，用步枪射击。新军战士端起步枪瞄了又瞄，等瞄得很准才突然开枪，几个援军应声而倒，后面的人又缩了回去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藩台衙门那边的枪声慢慢稀了下来，估计战斗快结束了也许是援军的头目着急了，拿着手枪逼着士兵往前冲，突然一大批援军嗷嗷叫着扑上来。许西林先是吃了一惊，接着镇定下来，知道白热战开始了，他命令机枪全部开火，子弹突突地射出去，所到之处，援军非死即伤，一排排地倒下去。

这些枪械都是刚才从军械所缴获的，新军们又受过训练，作战的气焰又很高，明显地占着优势，一下子就把援军的士气打了下去。

许西林知道兵贵神速，速战速决对新军更加有利。他命令新军全部上马，对着援军冲过去，有的用手枪，有的用大刀，有的用枪托，见人就打，杀声震天，一下子把增援部队冲得七零八落，完全失去战斗力。

骑兵们一个猛冲，就冲到了抚衙门前。抚衙的门楼建得更高大、更坚固，守军紧闭着大门，守在墙头里面对外射击，他们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，只要死死守住大门就行。

许西林知道，要想攻下抚衙，自己

的兵力、火力还不够，相持时间长了，等到天亮，对起义军很不利，自己的也很容易暴露。他命令集中火力对门楼和墙头狂扫一阵，用气势压一压衙门中那些当官的，特别是教训教训抚台载奕。

果然，子弹落到抚衙大堂上，载奕吃惊不小，他不得不带头钻到桌子底下，以防万一。其他大小官员见载奕如此，也都找个隐蔽物或者隐蔽地躲一躲，也有几个胆大的对他们嗤之以鼻，端坐在那里听着像炒豆般的枪声。

周大生扫射得正起劲，大有冲进抚衙决一死战的架势，许西林止住他，并且命令全线停火，因为他已经听到远处传来的密集枪声，他判断，是江西的两标人马回师援来了，那两处兵力足有两千多人，是起义军抵挡不住的，如果被他们咬住，那后果很难想象。

他对周大生说：“撤吧，到藩台衙门前会合。”他听见藩台的枪声息了，却见火光冲天，知道杨绍文也在处理善后。

周大生恋恋不舍的命令撤军，撤下打得千孔百疮的抚衙，带着马队与杨绍文会合。杨绍文放火烧了藩衙，对内衙也秋毫无犯，没有骚扰内眷。会合以后，已近天亮，天边已经显出鱼肚白，太白金星已经落下去了，一夜的激战基本结束了。

杨绍文命令整理部队，损失三十多人和五十多匹战马，战果是破了西城，攻破了县衙和藩衙，重创了抚衙，还收服了军械所，缴获枪支弹药无数，也有守军脱离清政府加入了起义军。

杨绍文说，我们这次起义不能算成功，因为没有实现消灭抚衙，收复义城的结果，但也不能算失败，因为战果辉

○历史小说○

古城轶事

方兆祥

煌、人心振奋。

“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天快亮了！”周大生说。

杨绍文不容多想，他得赶快决策，因为这一千多人都看着他。他与许西林和王管带商量了一会，对大家说：“我们这次新军起义，已经成功了，我们狠狠教训了载奕，也告诉了民众，大清的气数已经尽了。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留在城内，天亮以后他们就会反扑过来，我们没有自己的阵地，所以我们要撤出去，去找一个适合我们生存的地方，厉兵秣马，以图再战。现在我宣布，凡是家在义城的同志们，请你们赶快回去，今天的事，就像没有发生一样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当革命需要你们的时候，请你们再站出来效力。其他参加起义的弟兄们，凡是愿意跟我走的，马上跟我出城，去找安身之地，保存我们的实力，革命会随时需要我们。如果家有困难，不能跟随我们行动的，我们发一些安家费，请大家回去好好过日子，不要再给官兵去当炮灰。这样处置，大家同意否？”

“同意，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。

接着，大家按照杨绍文的吩咐，纷纷散去，还有一千多人马站在原地。

杨绍文翻身上马，许西林、周大生、张老伯和英姑拱手相送。杨绍文

说：“七尺男儿，四海为家，我们去了。你们留下来保存实力，好好保护自己、发展组织，有朝一日我们还会相见！”

说罢，杨绍文一夹马腿，率领一千多起义军出西门而去。

许西林和周大生、张老伯、英姑紧紧握手，他说：“同志们辛苦了，大家回去保守秘密，该打包的打包，该做生意的做生意。我们都是火种，还会有燎原的那一天！”

说罢，大家各自回家，迅速消失在黎明的薄雾中……



连载

连载

14

其实，我们这些孩子簇拥和叫喊，新郎官和新娘一点都不气恼，反而很高兴。郑银楼不停地陪着笑脸说：“好，好，孩子们热闹呢！来，来，多吃个发糕。”灵芝姐沿路跟人打招呼，觉得郑银楼说话很得体，让她在娘家人面前争了不少脸面，一脸得意。

街坊邻居们也很高兴，夸奖郑银楼头脑灵活，待人也亲，是个好女婿。

结婚当初，郑银楼和灵芝姐很恩爱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夫唱妻和，踏实持家。郑银楼不仅勤劳，果然也头脑灵活，会做生意，灵芝姐在镇上也很和人，人缘很好。两年下来，他们家原来的小杂货店就扩大了规模，不仅经营日用杂货和布匹，还经营起贵重的绸缎和一些高档货物，而且雇了店员。渐渐就在镇上显起眼来。

灵芝姐婚后一年多时，生了个大胖小子，让郑银楼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常在灵芝面前说：“你看我儿子多像我，大大方方的脸，一双眼睛精灵精灵的。”

“你儿子当然像你了。”灵芝姐显出一脸的自豪和喜悦。

随着生意日益兴旺，郑银楼开始在镇上有身份了。那年，镇上几个生意人拉郑银楼入伙，轰轰烈烈闹起了关帝会，仿效“桃园三结义”，在镇东头的关帝庙搞起了一个排场，大家相互抱拳，喝了鸡血，对天起誓，正儿八经地结拜为十兄弟。十兄弟中，郑银楼排行老六，被称作了“六爷”，而灵芝姐也变戏法似的被人改叫“六娘”了。

郑银楼当了“六爷”后，更是春风得意，应酬也多起来，常常在外面与那些“大爷，三爷”什么的一起喝酒，大半夜才

醉醺醺回家。灵芝姐扶他上床时，他半醉半醒地说：“六娘，喝的好，喝的开心啊，我郑银楼总算混得像个人样了。”

灵芝姐被郑银楼一身的酒气熏得肠子都要翻出来，那声“六娘”更让她刺耳，她揪着郑银楼的耳朵说：“我是你老婆啊，你怎么也叫‘六娘’？”

“对，你是我老婆，可是……可是我是‘六爷’了，你就该是‘六娘’。”

说完，郑银楼就呼呼大睡了。灵芝姐却被满屋的酒气熏得半夜都睡不着。

“六娘，六娘。”白天，镇上的人又是这样喊灵芝姐。

这时，灵芝姐脑子总木木的，像在梦中一样，眼前的一切恍恍惚惚。她似乎想不明白，自己怎么就变成“六娘”了呢？从前大家都喊她“灵芝”该多好听。

灵芝姐开始躲着人，她怕人家喊她“六娘”。

有一天，灵芝姐姐半夜里被一个恶梦惊醒，吓得大叫一声，坐起身来。

郑银楼也被惊醒，问灵芝姐做什么恶梦了。灵芝姐惊慌地说：

“我梦见我家屋子被火烧了。”

郑银楼说：“听人说，梦是反的，明天我找人圆圆梦去。”

第二天，郑银楼回来很高兴地说：“人家说那是好梦，是说我家又要发财了。”

他们家的生意也的确越来越好。但灾难也随之而来了。

那时，郑银楼经常和几位所谓的兄弟到苏杭一带大地方去进货。那些人是一些老油子，借着进货的机会，经常出入歌舞厅，茶楼，电影院和妓院，打牌，喝酒，听戏，嫖女人，几乎样样都干。郑银楼跟那些人到了那种繁华的地方，顿时就眼花缭乱。一开始，郑银楼还能控制，但俗话说，“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”后来

○怀旧小说○

花窗下的光与影

张明润

他就把持不住了，也跟着那些兄弟去茶楼，电影院和妓院，又是打牌，喝酒，又是听戏，嫖女人。

就这样，郑银楼渐渐变了，尤其是嫖女人上了瘾。不过她还有些顾忌灵芝姐，不敢在附近镇上和县城里嫖，总是借口要去进货，到外面大码头去嫖。

那年秋天，郑银楼又去进货，一个人去了杭州。但到了该回来的日子却没回来，只是寄回一封信，说是生意的事与人扯上了麻烦，要等一段时间才回家。这让灵芝姐急得六神无主，既担心郑银楼在外遇上危险，又为家里的生意拿不定主意。

灵芝姐回娘家了，请娘家兄弟过去帮忙。那天，她头发蓬乱，眼睛飘忽。

街坊邻居见了很吃惊，问：“灵芝妹子，你看你，怎么瘦了啊？”

“我没瘦吧？不过最近是太忙了。”灵芝姐说话时有些心不在焉。

其实郑银楼撒了谎，根本就不是因为生意上的事，而是染上了花柳病。他在外面到处找人医治，以为偷偷治好了病，再装做什么事没有回来，在灵芝姐面前蒙混过关。结果他病急乱投医，被那些江湖郎中骗去不少钱财，也没治好他的病。

整整两个月后，郑银楼走投无路，拖着一身脏病，灰溜溜回来了。灵芝姐乍见郑银楼那模样，吓了一跳：他整个人瘦

了一圈，一脸晦气，差点认不出来。后来，灵芝姐又看到了郑银楼的身子，烂了一块一块的，散发出一股臭味。

郑银楼一头跪在灵芝姐面前，痛哭着说：“六娘，我对不起你了……”

“我是灵芝，我是灵芝。”灵芝姐忽然像疯了一样，大声哭叫：“我不是‘六娘’，你也不是‘六爷’，你是郑银楼，可你偏要做什么‘六爷’啊？……”

“灵芝，灵芝……”郑银楼哭着想上前抱住灵芝姐。

灵芝姐捂着鼻子连连后退，不停地说：“臭，臭，你快远离些，你快远离些……”

